

一点一横洛阳桥

徐 剑

1

洛阳桥既成，离行人通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那天上午，泉州太守蔡襄带着转运史、县丞、主簿、参将，走出郡守官邸，踩着上马石，跃身上马。他马鞭一指，上洛阳桥南村。泉州府驿道上，东风拂来，驿路梨花正盛，山寺桃花掩门开。快马箭一般驶出泉州城郭，东风得意，吹得驿道梨花、桃花缤纷飘落，马踏花雨，野茅摇曳，芦荻雪一样白，卷起一股黄尘，一路芳草染蹄香。

他看到郡守马队踏起的风尘，彼时，泉州海面海风凌厉，吹过了千年，树摇，城晃，风景在玻璃镜面摇曳。只是，他不是驿道上的过客，而是坐在考斯腾车里，追着太守的风而去。

几个时辰，泉州太守策马洛阳江万安桥村南，石钟翁武南北相望，月光菩萨佛面朝南海，笑众生芸芸，也笑这个泉州父母官。蔡襄双手合十，向菩萨虔敬一拜。春阳正好，一抹金色光带静静地照着洛阳江，还有花岗岩扶栏。凭栏眺海，西北望，江山如磐，一道圣旨路八千，从汴梁皇宫发出，越黄河，过中原，直抵吴越之地，闽南海边。两度出任泉州太守，蔡襄监造万安桥，为黎民百姓办了件好事，心中窃喜。没有花朝廷一文钱，如此浩大海上工程，太守沧海挥毫，一笔划过洛阳江，未曾提按，这万安桥更像书法线条，很直。取名洛阳桥，是想告诉后人，自己是衣冠南渡的西晋世家后裔，为苍生架一座过海之桥，其实是筑一座望乡台。洛阳故人若相问，海天万里寄冰心。人仁立桥上，海天一色，天地一沙鸥，独鸣，追唤鸥阵，啾啾。老家在晋阳。在洛阳江，蔡襄造佛像时，突然想到永嘉八王乱时，西晋贵族衣冠南渡，白马寺前，那匹驮经的白马迤迤而来，驮的不是经卷，是月光菩萨。他请来洛阳城的工匠，照着龙门卢舍那大佛而刻，丰腴，圆满，仪态从容，平视沧海，笑容像白云一样。洛阳江掠过一群海燕，岩燕，蔡襄悚然一惊，抑或是汴梁大成殿上飞来的吧。

回来也要，两度外放泉州当郡守，蔡襄任期已满5年，且将他乡作故乡。老家仙游归泉州管，游子归来，做了父母官。天空之境，一座洛阳桥横跨海上，雨后虹出，是他为大唐以降东方大港泉州城，献上的一片吉祥。

万安桥横亘江天。蔡襄突然想写一文，以记泉州民间集资修桥的盛举，然后书丹勒石以记。写什么？馆阁体，还是行书？在制谏司这么多年，蔡襄受仁宗青睐，还在他那一手好字，辅之锦绣文章。他对自己字很自信，欧阳修、苏轼称他本朝第一，一点不是恭维之语。童子功临帖的是颜字，一点一横，一撇一捺，横折弯钩，笔笔皆有颜，字字都是颜。考得功名，学的是颜鲁公的人格——安史之乱，狼烟四起，一土擎天，哪怕兄、侄丧命，面对苍生百姓，心系朝廷，伟岸一丈夫。大宋朝臣当如是，一撇一捺，也是一个站着的人，一点一横，内方外圆。如今身为泉州太守，他要给万安桥留下一篇雄文，他相信，百年千年过后，洛阳桥将与赵州桥一样，千古不朽。

左思右想，蔡襄以为写正书好，正书端庄大方，临过字帖人知道，晋字飘逸，唐楷法度，宋书性情。而这些桥上之石，皆采自海中央，花岗岩之重、之坚、之硬，任风吹雨打，浪拍盐浸，流年不崩，堪称千古洛阳桥。须写一篇唐楷之文，或颜，或柳，或欧阳书法，勒石于泉州府桥南村。就写颜字吧，蔡襄觉得颜体雄浑道劲，有大唐气象。此时洛阳桥，均由南安花岗岩凿成，葱白似玉，冰心玉壶，可映照中原山，不负江山家国，不负中原一抔黄土。黄天黄土黄水远矣，青天碧波蔚蓝。挥毫而书，惟有颜体的沉稳之姿，才能擎得起这座石桥。

那天傍晚，回到郡守府邸，太守唤书童研墨。蔡襄踱方步，向前，站在书桌前，一张汴梁绢铺在案上，六尺。他提起一支泡好的新湖笔，捋了一笔笔尖，蘸饱墨，颜书要浓墨，然后执笔，掌心空握成鹅蛋，悬腕，落墨，在绢布写下6个字：泉州万安石桥。然后立于书桌前，左观右看，上下巡梭。一



2

字定江山，一点乃一座桥墩，舟一般横亘海中，一横且做条石，足够长，架在两桥墩之间。从天际鸟瞰，桥形，不啻是一个州字，三点做桥墩，一横就是架桥墩上的长条石，连着两岸，连接古今，一横千年。

已经是辛丑年腊月十六了。他从北京来，半月之内，两下泉州，先访晋江，再游泉州城。不知被泉州历史风景吸引，还是晋江经验撩起情怀，抑或泉州的美食诱惑，他说不清。明天就要回家过年了。昨晚，海上起风了，风高浪急，惊涛拍岸，洛阳江月被乌云遮盖。海上升明月，不照故人也。收官之旅，在洛阳桥画句号。

南海天雨欲来。黑云摧城，云低江阔，风掠云遮，犹如一个巨大舰队向洛阳江涌来，但天庭上，仍有一米阳光，从云罅中筛下来，照着桥头的月光菩萨。佛眼半睁，看尽千年红尘，晚汐晨潮，日光流年。那天，车在桥南村社区蔡襄祠堂前停下，他跨下车门。烟炙砖，火焰红，撑起一片燕尾顶，三道白色人字脊，兀自而立一个人，是千年太守吧。已是冬深，他有点走神了。蔡襄祠堂门面很低调，红墙，黄瓦，门楼仅高一层，飞檐并不夸张，那满目的红，让他想起赵宋帝国的朱色。进门，左边是个石碑亭，为清人所勒石。东西南北，绕碑亭一圈，观四面碑文，楷行隶篆皆有。他投去一瞥，清代和民国年代石刻居多，毫无沉雄感。他反倒喜欢祠堂正门石柱上的对联，镌刻于清光绪年间：“架桥天地老，落笔鬼神惊。”10个字，画出了泉州太守的眼睛。抬阶而入蔡公祠，见祠堂中有人，几个妇女或立或跪，或双手将三炷香举过头顶，献于蔡公泥塑前，其虔诚之态，皆出内心。他大惊，千年过矣，蔡襄俨然已成海神，绘人间烟火。供桌上，猪头、鸡鸭鱼鹅，油盐柴米酱醋，应有尽有。这是什么日子啊？尾头啊！当地陪同答道。

尾头当何讲？初一十五啊。哦，洛阳江头多是客，一江有月万家圆。倘是月夜，今晚应是大宋时辰，海上生明月，千年共此时，海澄月圆照古今。白白的月光水一般淌在洛阳桥上，今夜不见古人面，昨日明月照今人，亦照旧人。那一座座桥墩，就是颜字一点之舟。古代浮桥，皆以舟为桥桩。水能载舟，舟可渡人。今夜洛阳江月圆，一片冰心在泉州。粮食，海月，江桥，丹心，都映在洛阳桥上，蔡襄幸哉，蔡公幸哉，时光已转千载，明月依旧，郡守如潮涨潮退，流官换了一任又一任，蔡襄却活着，活成一尊泥塑，活在老百姓的心中。泉州郡守若干年灵魂有知，一定会含笑于天阙。隔着千年时空，盖头村妇并不知道神主位上的泥塑是谁，更不懂书丹碑文句逗，但晓得乌纱的官员曾为百姓造桥，功德圆满。逢年过节，尾头吉日，就来给蔡襄敬饗了。郡守有幸，一桥名千古，坐在中华英烈祠，饮尽千年香火。

他站在蔡襄书丹的石碑前，一股凌厉的唐风向他吹来。海风烈，波涛汹涌，月残星疏，颜公真卿飘然而下，伫立云水间，人如字，字如人，横撇竖捺，皆剑气所向，当然人间。字里行间，唐楷的法度，一如大唐帝国的都城与襟怀，外圆内方，铮铮风骨，让人一览无余。君谟之书，无一笔不颜字，无一字不正气。颜柳欧三家，柳有骨，欧取

势，唯独颜书有容乃大，万千气象，一览众山小，此乃国书也。可书丹，可勒石，现大国气象。他仿佛看到了蔡襄力透纸背的书写，一点一横，一撇一捺皆人生啊，人世间士子，在颜字中一个个站起来了，一站便是千年。

他驻足碑前观赏书法，看到了蔡襄，亦看到了自己。

3

蔡襄5岁发蒙，私塾先生开大字课，并未让一群学童临二王，也未写千字文。幼童蔡襄不解，问先生，天下之书甲二王，为何舍晋书而临唐楷？先生说，二王惊为天人，书风飘逸，结字浸润魏晋风度，那是一地寒霜黄花，朝闻道，夕可死焉。生死如朝露，来日无多，人生无常哟，不适于学童。那唐人孙过庭书谱呢？蔡襄发问，先生摇头，周兴嗣千字文内容虽好，学书当学人，可书谱孙字被后人诟病“如风偃草，意轻之也”，儿童不宜。练大字，当临颜鲁公。自唐以降，大唐楷书一统天下，方块字正书登峰造极，皆有大唐气象，颜、柳、欧三家楷书，数颜楷第一，其饱满、圆润、丰腴，乃唐朝审美；其铁骨铮铮，一副大明宫四梁八柱的中国气派。点如泰山坠石，横若长城城墙，撇像银河瀑布，捺似关公大刀，横折犹如帝王宫殿的榫卯结构，而弯钩则像驾满月，纵横有象，低眉有态。砺带山河，云山苍苍。生时顶天立地，归去慷慨捐躯。学书当临颜字，做人当效颜鲁公，一点一横中，是帝国气象，是汉家宫阙，是四梁八柱，横撇竖捺是大写的颜鲁公，忠贞仁义的国家股肱。那一刻，蔡襄对颜真卿推崇备至。从此，无一笔不临颜，无一字不从鲁，毛笔有颜，划划是颜，字字皆颜，一写就是40年。18岁乡试第一，次年殿试进士第十，与欧阳修同朝。欧阳修得见蔡襄字，惊呼，颜鲁公“斯人忠义出于天性，故其字画刚劲独立，不袭前迹，挺然奇伟，有似其为人。”君谟得真其真传也。

洛阳桥落成，那一年蔡襄47岁了，该为大宋江山，该为华夏文脉，留下一方千古碑碣。是日晚上，君谟狼毫蘸墨，凝于笔端，在绢上写下了力透纸背的颜书：“泉州万安渡石桥，始建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，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迄功。”

6年造一桥。从制谏司京官外放，当福建太守，造福百姓。再回汴梁城，后又再出汴梁城，二度入泉州当郡守。这样也好，可以在两届太守任上，为黎民百姓造一座万安桥。洛阳桥头夜送客。第一次做泉州太守，见洛阳海水倒灌，左岸，右岸，一片汪洋，浩浩汤汤。桥南村与北边村郭南北相望，成了一个壶字口。然而，因为没有桥，洛江人去石崩，晋江、远涉福州，总从桥南村的渡口涉江，遇海上刮大风，翻船死人，时有发生。蔡郡守决定修一座万安桥，召来高贾、僧侣，巨富出资修桥，为驿路过海百姓涉海安澜。

宋皇祐五年，开始造桥，那时海水涌动，不好架桥墩，太守让船家从海中运花岗岩，从南到北行至海中央，抛石，抛成一道海中拦浪堤，然后在堤上砌成小舟形状，再砌桥墩。桥长1200米，该搭桥盖石板了，石板长11米多，宽1米多，厚80厘米，都是海心石，凿成像汴京官城的大条石，有数十吨之重，如何运来，安装桥上，是一道难题。可是中国大工匠匠心独到，蓦地想到，从海中

取石山采石，凿成巨型条石，横在两条小舟之上，平行运石而来，运至两个桥墩处，静待海水涨潮。潮起，水涨船高，将巨型条石两端放于桥墩上，海水退时，撤走小船，那一块块的巨型长条花岗岩，就稳稳地落在了桥墩上。海水浸泡，海蛎子附着于桥墩，疯狂生长，一层包一层，天长日久，海枯石稳，无形中海蛎子成了桥墩的保护层。

历时6载，1200米的跨江接海的大石桥落成了，东西两侧装有500个石雕扶栏，28尊石狮蹲在其上，兼有7亭9塔点缀其间，武士石钟翁守桥，月光菩萨镇海，一桥南北植松树700棵。

落成的桥初取名万安桥。150字的石碑刻成了，碑高近3米，每个字都如书本般大。刻成两块巨碑，置放于桥南娘娘庙。他抵时，金粉褪尽，海神庙成了蔡襄祠，一块碑为原件仍在，另一件沉于海中，为清代重修。制：“址于渊，噩水为四十七道，梁空以行。其长三千六百尺，广丈有五尺，翼以扶栏，为其长而两之。糜金钱一千四百万，求诸施者。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：卢锡、王实、许忠、浮图义波、宗善等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甫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明年秋，蒙召返京，道由是，因纪所作，勒于岸左。”

4

右岸在前方。他惊叹蔡襄书颜体之美，看过祠中所有碑文，唯蔡公独秀，天风海雨吹过千载，吹老了岁月，海枯石烂几度，可是蔡公书丹之碑依旧灿烂，灿如红心溅血，像桃花、玫瑰绽放，一放千年依旧鲜活。环顾祠堂，众碑列列，独蔡书冠绝群雄，就像那年汴京乡试第一。宋代书法四大家，苏黄米蔡，最后一个蔡，蔡襄耶？蔡京耶？文人墨客纠结了千载。此蔡非彼蔡，皆是堂兄蔡襄，而非堂弟蔡京。前者写得端庄雄阔，后者写得媚态奔放。虽然蔡京比蔡襄小了30多岁，堂兄仙逝3年后，蔡京才中了进士，可蔡京人不如字，故书法不传，中国书法历来讲究人格之美。

步出蔡公祠，一路下坡，走上引桥，踏在坚硬的洛阳桥上，这是千年人履车碾踩出来的。可是牛车辙不复，连马蹄印也不见，硬度最高的花岗岩，见证多少王朝兴衰、多少生命荣枯。桥头两侧石亭里的石钟翁还在，两个武将仗剑守桥，妖魔海怪见了，都会躲得远远的。再过去，月光菩萨、经幢、石塔、镇海、镇妖，挡风浪，保佑苍生平安。千年热风吹雨，海水浸透，石塔四面佛眼迷茫了，可远方环海处，竟是一片泉州湾一座座新城列列。他从桥上走过，泉州太守蔡襄已逝千年，可花岗岩雕像伫立右岸，他向蔡公走去，海风吹过来，耳边响起君谟往事。

庆历年间，范仲淹因说真话被逐出祠堂，余靖发高论救人，范公不能走。尹洙请求同贬，以范公为荣，欧阳修则斥司谏高若讷是小人，四人同时被贬出西京。那年，蔡襄进士及第，只是一个留守推官，竟作《蔡襄一不肖诗》，力挺四公，汴梁城士子争相传颂，一时洛阳纸贵，鬻书人拿到市场去卖，赚个盆满钵满。恰逢契丹使者到西京，也买了带回去，贴得幽州驿馆满墙皆是。

另一件事，是蔡襄任福州郡守，与百姓过上元节。蔡襄下令，百姓点7盏灯，亮化大街小巷。有一个叫陈烈的人，制了1盏1丈多高的大灯，放于天上，上书：“富家一盏灯，太仓一粒粟。贫家一盏灯，父子相对哭。风流太守知不知？犹恨笙歌无妙曲。”蔡襄看后，羞愧不已，下令罢灯。知错即改，闻过则喜，善莫大焉，蔡襄字君谟，果然一派君子风度。

一撇一捺大宋官，其实太守也是人。他突然想到蔡襄南剑州芋阳铺遇月桃花。腊月桃花开，红运当头，蔡公畅饮开怀，吟诗记怀，“为君持酒一相向”醉后归来月满衣。蔡公未醉，就站在右岸的洛阳桥桥头等处。

四川甘雨，天空中飞了几滴，海风一吹，便化作了甘露，蔡公乌纱朱袍，伫立于海边，活成了一尊石雕，还会在洛阳桥头再守千年，以观沧海桑田。一点一横洛阳桥。

今年2月初，我下楼漫步，见张老师又在花园里侍弄花草。我只看见一盆君子兰，又新增了几盆紫罗兰。“那些君子兰怎么都不见了？”我疑惑。张老师淡然道：“都送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了。疫情期间不能出去，在家养花也很好，既避免了出去被感染，又居家修身养性。”

我家的君子兰开花后，我找过张老师好几次，可一直没找到他。一天，我下楼遇见物业的陈师傅，他告诉我，张老师2月底就回贵州大山老家去了。他把5年前种下的最后一盆君子兰带给他年轻时支教的小学校，说今年君子兰肯定会开花，他要让孩子们在盛开的君子兰前开心快乐！

我只能托春风把君子兰盛开的喜讯带到贵州大山深处的小学校：张老师，你送我的君子兰历经5年寒冬腊月、炎炎酷暑，恪守其不屈、坚韧和高洁的秉性，在这3月傲然绽放，这是报春的花啊。

厦门大学思明区校园，依山傍海，草木葱茏，四季如春。三角梅、凤凰花、木棉花、山茶花等闽南诸多花儿，姹紫嫣红，次第盛开，把厦大点缀成了一位风姿绰约、风采照人的美丽少女。厦大有8个校门，其中有个白城校门，气势宏伟，面朝大海。朝左远眺，就是金门岛，往右拐个弯，就是大名鼎鼎的鼓浪屿。由此门入校，往左走几级台阶，再上一小坡，就到厦大新闻传播学院了。这所学院历史悠久，它的前身是1921年设立的新闻学部，是厦门大学最早创办的5个学部之一，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办新闻教育的历史，也充分体现了厦大校长陈嘉庚先生当年对新闻学专业的高度重视。

厦大新闻学院有栋楼，叫南光二号，名字老，建筑也老，是学院的教学楼，一茬又一茬的新闻人才从这里走向全国，成为新闻、文化、广告等行业的栋梁之才。这栋楼由闽南建筑和西式建筑融合而成，门廊突出，门前矗立四根罗马柱，坚固厚重，气宇轩昂。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，门前有棵老榕树，骨干遒劲，根系发达，冠幅广阔，覆荫过亩，高度超过南光二号楼。古树树干任意延伸，根须随意伸展，儿子又生孙子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榕树家族，枝枝蔓蔓，遮天蔽日，蔚为壮观。这棵榕树如今已经247岁了，是校园里树龄最长的一棵。古榕树既是厦大百年发展历史的见证者，也是新闻传播学院百年风雨历程的守护者。

南方盛产榕树，生命力旺盛，树形庞大，是一种人人喜欢的树种。榕树喜热喜雨，只要它的根顺着雨水往下走，往土壤里插，便能深入厚植，久而久之，发达成林。即便在险峻的峭壁上、石头缝里，它都能顽强生长。学院门前的这棵老榕树就是这样，不断生长，不断积淀，庞大的根须深入院墙的石头缝隙间，创造出新的生命力。

几乎每天上下班前后，我都会围绕大榕树转一转，汲取古老榕树躯干中透出的精气神。上班时爬上四楼办公室，推开窗户，碧波万顷的东海映入眼帘，海鸟低翔，千帆竞渡，一派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。侧耳倾听榕树上的鸟鸣蝉鸣，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愉悦。有时看到小松鼠唧唧喳喳叫着，自由自在地在枝丫上跳跃，让我有了孩童般的放松与惬意。2020年10月7日，央视主持人董卿把采访地放在大榕树下，与百岁老人、厦大著名教授潘懋元一起回顾潘教授的教书育人及从教感悟。潘教授说：“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，假如有第二次生命，我还是愿意当老师！”这也是在厦大百年诞辰前夕，百岁老人与百年榕树的“百年对话”。

在大榕树下，关于厦大和厦大新闻传播学院的许多故事，讲起来有声有色，娓娓动听。1921年，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倾尽家财创办厦门大学，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。100年来，蔡秉承“自强不息，止于至善”的校训，先后为国家培养了40多万名优秀人才，为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2021年4月6日厦大百年校庆前后，新闻学院院友们踏着春天的节拍，迎着和煦的海风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大榕树下，庆祝厦大母校百年华诞。大榕树上挂满了星星点点的小彩灯，挂着大红灯笼的欢迎门留下了院友们的欢声笑语，千姿百态的留言板上记录了院友们对母校的深情告白。1984级广告学专业全体学生向母校捐赠了一块篆刻着“‘新’火相传，‘闻’以载道”的大碑石，如今静卧在大榕树旁，向来往的师生诉说着对母校的深情厚意。

榕树有海纳百川的胸怀，有挺拔向上的力量，榕树有发达厚重的根系，榕树有荫庇天下的品质。南方多嘉木，吾尤喜榕树。榕树千千万，吾独爱学院前的古榕树。唐代诗人刘禹锡《陋室铭》云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这棵老榕树犹如一位沉默、睿智的老人，历经风雨，安然不动，坐看大海潮起潮落，静观厦大百年风华。在榕树下乘凉，在榕树下思考，与榕树交友，拜榕树为师，幸哉幸哉！



好大一棵古榕树

余清楚

盛开的君子兰

刘建春

君子兰的张老师。

5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，我在楼下小区散步，偶见5楼的中学退休张老师正在小区的花圃里侍弄10多盆君子兰。这些君子兰大都叶片细小，而且都只有五六片，好像是刚长出的幼苗，青翠欲滴。我很喜欢君子兰，一友人曾赞之曰：“不染浮尘自尊贵。兼厚德馨君子度”。它是花丛中的谦谦君子，极富灵性，且有着吉祥、幸福、美满的寓意。

我冒昧地向张老师索要：“张老师，能不能送我一盆君子兰，我拿回去自己种。”张老师略一沉吟，欣然答应，他把有6片叶子的一盆君子兰送给我：“要注意浇

水，不要枯萎了。如果遇见叶斑病，一定要及时施肥，对症下药。”

几年过去，君子兰叶子长到9片，期间有片叶子的根茎枯黄了，我只好剪掉。没想到几天后，又一片青绿的新叶从根系里冒出来。我高兴地继续浇水。不久，又长出两片新叶。现在共有12片叶子，每片叶子都厚实光滑，如碧玉琢成，直立似剑，一派勃勃生机。

去年我外出避暑一个多月，回来后，只见君子兰叶子蔫黄，奄奄一息。我赶紧让干透的泥土浸满清水，再轻轻把清水浇洒在叶子上。不几日，君子兰又鲜活起来，每片叶子都郁郁青青。

今年的春天来得早。刚步入3月，连日风和日丽，催开了楼下花圃里各种花。

一日，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水，发现长了5年的君子兰突然冒出好几个花骨朵，它们被12片绿叶紧紧簇拥着，像襁褓中的婴儿，憨然沉睡，静静地期待着分娩的那一刻。我好一阵兴奋，多年的辛勤培育终于要有结果了。

当12个细小的花骨朵逐渐冲出绿叶的怀抱，把自己亮丽地展现在阳光下时，我开始数着日子，期盼着花开的那一天。5天后，6个花骨朵脱颖而出，红艳饱满。8天后，中间那朵率先绽放，宛如一顶美丽的桂冠，端庄秀逸，落落大方。9天后，另外5个花苞相继绽开。12天后，余下的6个花苞全都欣然开放，像凌波仙子，风姿绰约，亭亭玉立，把个不大的阳台装点得春意盎然。

12片绿叶簇拥着12朵花，寓意着一年12个月有着圆满的轮回，怎不令人欣喜不已！我第一时间想到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我